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領有持字第一三號登記證

第 一 百 十 一 期



明 徐 渭 墨 萄 萄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三 月

藝 林 月 刊



本刊爲提倡美術起見不惜工本以求精美雖志期普徧而贈閱則力不從心迭接各學校圖書館等紛紛函請贈閱茲特訂定凡學校圖書館文化團體以公函訂閱全年者照價八折郵費在外以示特別優待

本刊特白

百物昂貴工料遽增數倍不得已祇好量爲加價新舊月刊每期均售四角京外郵費二分已訂全年未滿期者不加

浙江興業銀行

本行前清光緒三十三年創設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辦
各種儲蓄存款另備紅白禮券
印有詳章如承函索當即寄奉

總行 上海北京路
二百三十號

北平分行

前內公安
街新大路

電話東局 三三三〇
〇〇七一

明珍照相館廣告

本館於北平南新華街土地廟迤南新張攝影精美書畫器尤所究心如蒙惠顧定價從廉

成都茹古書局廣告

本局開設四川成都學道街刊印書籍採辦中外圖書文具藝林月刊古刻拓本等件如蒙光顧格外克己

香山萬安公墓管理處啟事

本公墓建設以來不遺餘力成績卓著爲中外人士所稱許

特點……山靈水秀。風景清雅。名勝環抱。地勢獨優。交通直達。祭掃便利。設備盡善。華北首創。

墓地 京西香山 萬安路南 管理處 西城關才胡同東口內樂全胡同十二號電話西局二三二一

(章程備索) 附郵即寄 總經理王明德啟

藝林月刊廣告

本月刊係中國書學研究會所主辦目的純在倡導美術所集材料以具有美術價值爲限選擇精審考訂詳明絕不濫竽充數亦不隨俗徇知旬刊出版二年風行海內外當爲有識者所共鑒改爲月刊係應各界之求便於檢藏起見是以定價從廉每期四角訂閱全年者九折二年者八折半年每期郵費二分國外照郵章計算補購前刊並無折扣郵票代價九扣核收
凡有以今古人著作及書畫美術品風景古蹟等照片送交本刊登載者至所歡迎但與本刊目的相符無不盡量採登惟遲早地位不能一定蓋此種定刊與其他不同支配頗費心力也照片或成部著作登畢仍將原件奉還決不污損如須索酬先函聲明以酌送本刊爲限

繪事雕蟲續、金籤特設、聿遲彩筆標題、鸞燕雙飛、吳江進朗正川著、不受空梁泥落、並寶護心精潤色、三代以上、繕飾靡聞、漢武祕閣、明帝畫室、奇蕪駢積、未詔裝裱、董卓之亂、山陽西移、圖畫繡帛、軍人取為帷囊、未裱故也、晉儲入宋、背紙皺起、畫之有背、始見於晉也

、踵事增華、精好無比也、張二水云、古畫非脫不須背裱、勿加洗滌、勿過剪裁、恐失精神、後難再裱也、故俗尚九變、沿習七弊、卷冗數丈、冊累百頁、披視方勞、全覽更僕、一也、修合破糜、剪紙取齊、天局地躄、執蹟神損、二也、僧繇二僧、割割遠離、非假靈夢、會合頗難、三也、石室晚靄、改橫作豎、俗手效尤、終乖畫理、四也、運筆心蠱、調漿水熱、五色蠶落、佳蹟毀棄、五也、次第混淆、匹類舛錯、互易時代、雜亂聖凡、六也、茅屋漏汁、煎茶代赭、染變雜素、顛倒眞贗、七也、屏七弊、集衆長、天時酌其寒暑、土宜權其燥濕、配儷惟均、補損無痕、斯稱姚明復生、無讓蘇澈親裱矣、一贊曰「蠶蝨古圖、飾繕攸急、范虞肇製

蔚宗裝治、差爲小勝、徐爰治護、虞蘇編次、並金題玉璫、織帶珊瑚、裝書既備、治畫亦精也、梁武圖書、搜訪大獲、訝舊裝之堅強、惜名跡之損壞、離折復裝、更加題檢、此重裱所由肇也、南唐後主、歌詩押字、監裱姓名、備載厥後、若虛聞見、志之詳也、尉遲乙僧雲蓋天王、高頭立軸、改作袖卷、此改裝之制、自北宋始



紙本大幅、拈花寺藏、至爲精妙、工良、寶光可掬、祕閣錦囊、千秋什襲、「序志」、夫繪事者、畫繪之事也、范宣南都、繼昭阿房、緣賦作畫、畫與賦同體也、故彥和文心、取騶夷之言雕龍、今談繪事、取楊子之言雕冉、余方弱冠、夢遇蝶祖、雲車暫駐、召授畫卷、山樹細於牛毛、花鳥豔若貝錦、拜受深藏、覺而揣摩、日夕不忘、恍忽在目、是以窮經

也、洎宋紹興內府多蓄、裝飾裁制、各頒尺度、印識標題、具遵成式、軸則玉犀瑪瑙、曠則高麗蜀紙、綾則五色彩鸞碧花大花、錦則克絲樓臺摺蒲曲水、標裏相稱、引首合宜、晉唐以來、於斯爲盛、惜曹勛宋祝之儔、奉勅鑒定、人品不高、目力苦短、前輩序跋、盡皆割去、千古恨事也、自元及明、多宗宋院

、裝米史立、材美

稽古、未能樹德而建功、作賦論文、不足立家而成子。惟丹青一藝、愛入骨髓、恨顧陸之邈矣、懷文沈而杳然、乃遊荆洛、歷燕齊、陟嵩岱、渡江河、海嶽船頭、拂拭金題玉璽、雲林閣裏、摩挲檀軸錦幃、涉足卅年、過眼萬本、竊見古人筆墨、具有格模、而去古久遠、畫體解散、衆史狂怪、弁髦法制、雖本反正、訛濫

蔡哲夫 拓贈

彌甚、靡所折中、伊於何底、於是搦和筆墨、乃始論畫、

古

詳觀前人論畫者多矣、

虞畫所載、周禮考工、

陶

制在染衣、不專言畫、

愷之論、宗炳序、謝赫

品、孝源史、摩詰訣、

盃

荆浩法、彥遠叙其源流

、若虛標其



此盃為南朝物也、疑是南朝物也、

能振葉以尋根、觀濁而索源、不鈞先哲之深、何益後生之智、蓋繪之作也、原其始、徵其聖、表其人、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畫之取類、廣矣大矣、若乃罔別區分、千變萬化、專神以守藝、選科以定名、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學尚宗師、法綜理性、構題意、苞變勢、耿介於品質、褒貶於才略、興廢於時序、招恨於

清道光時、浙江西湖出土、六舟上人、爲張叔未銘、制作古雅、疑是南朝物也、

制作、李成郭熙垂其訓、宣蘇紹興崇其譜、元章山谷記其體、六如思白暢其說、或臧否今古、或銓別南北、或汎舉雅俗、或撮題優劣、各舉一隅、未該全體、至論水火、辨金碧、分料指忌、摘要錄長、密而碎亂、淺而寡要、志契日華之輩、沈顯張丑之流、譚塵風生、寶鑑日出、然多踵謬沿訛、襲瑕承弊、莫

餅闋管、何當海天、飾羽謹毛、焉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替余言、渺渺來世、或應彼觀也、「贊曰」雕龍乏術、止可雕蟲、未視顏色、勳說雷同、聖迹宜踐、異學勿攻、倘云不朽、何德何功、

鑒藏、長懷序志、以總羣篇、下篇以下、毛目舉矣、釐卷定篇、仿乎大易之數、效乎文心之式、其爲畫用四十九篇而已、夫媿文者輒見其心、觀畫者如見其面、經史子集、文章具在、伏而誦之、論斷爲易、漢魏唐宋、真蹟罕存、懸而揣之、銓序爲難、故蒐羅往論、採摘陳編、咀嚼糟粕、追尋風骨、雖掛一而漏萬、或千慮有一得也、及其類祭成篇、籠圈條貫、有同平蕪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與異不判古今、是與非斷歸繩墨、徘徊五采之場、涵泳六長之苑、亦幾乎備矣、但挈

(完)

廣諧史選

續

能使之奔走不暇、有桀黠之民、多詐稱
寶族、巧竊刻畫、擬寶所謂、然終露其
偽、為智者所覺、竟以取禍、上聞亦不
銷寶、惟廉介志士、或不喜寶、嘗詆叱不與交、時有窮困、將
與交歡、念舊怨不肯往、彼志士亦自念、平生視寶行污濁胡然
通之、豈德之衰耶、遂終身不與見、寶之大父、同安孔方、得
志時勢十倍寶、世慕尚之、稱其通神、及寶貴顯、孔方之名遂
泯、乃別族於大冶氏、亦為人所器使、嘗顧寶笑曰、乃今汝赫
赫然、一旦見其
唐天威軍陶瓶拓本

周養庵畫折枝花卉

敵且熾矣、榮寵
勢力、果可倚哉
、寶愧其言、悵
然自失、寶之方
貴顯用事、苟非
孔方、何以示其
幾焉、後不知所
終、寶之初生、
楮氏以筵尊筮之
、遇噉噉之變、
其蘇曰、匪金匪
玉、卷之甚微、



倚闌相窺謂、解
勃然曰、大丈夫
、生不五鼎食、
死當五鼎烹耳、
往年彭越起澤中
、王梁、高帝功
臣無出其右者、
終以菹醢、吾何
愧彭越哉、索時
尚幼、不在行、
得不死、少長、
嶄然見稜角、然
胸次不糾結、或

匪翼匪足、或馳以飛、日中為市、疑神之為、後悉驗之、史臣
曰、書契以來、善記載者惟楮氏、甚有功、其克昌厥後、宜哉
、而寶乃以功利墜其家世、孔方又逆知其不終、噉、方奚不自
知耶、今楮氏子孫、散在吳越間、尙治其世業、不與寶通、寶
貪而輕、且忘其本、乃自作威福、擬於王者、殆矣夫、介士所
不取也、若其能有無足人衣食、其所立有絕人者、亦不可及、
「鄒索傳」蟹 吳觀望 鄒索者、東海人也、其先離、以外剛
內柔、顯庖犧氏、世所居、上光常射井鬼間、且曰、吾子孫上

應列宿、不與人同、後凡諸懲有風骨者、皆其苗裔、王子牟、公
孫捷、孫叔敖稱焉、然惟索聲聞最著、漢武帝時、索祖解、學縱
橫家、尤喜武事、嘗曰、安得介士橫行天下耶、出沒江湖、必擁
劍自衛、食息未嘗置、夜見烽火、輒舉族馳赴之、動不量力、竟
見執、解本豪俠自縱、始坐簾箔不修、受籠絡、頗不能平、泊延
見樽俎、則又披露心腹無所隱、時作酸語尤可人、皆曰、有味其
言之也、至其大過、議論風生、或者病之、又好針刺人至流血不
瞬目、用是醜類多為人所遷怒、上命召錢、有不得志於解者、
謂之無腸公子、以故王公大夫、稍前席之、索一日渡漆沮、誦
人曰、吾家得姓來、久聞諸長老、春秋時族最盛、雅善申棧、獨
不喜漆雕氏、與之居、輒敗之化為水、豈是也耶、初在田野、不
願仕、力耕穀腹外、無他嗜、是時朝廷以名位釣岩穴之士、搜訪
無遺、索恐及、愈潛深伏、道經砂磧、留迹隱然、類西洋人畫
革旁行為書紀狀、人因得踪之、強羅致焉、朝廷議以為酒泉太守
、索聞之嘆曰、吾族素不習關中水土、酒泉地益西、非所宜處、
慮不得生還、業已出、噉臍無及、既而果下、固辭不拜、元帝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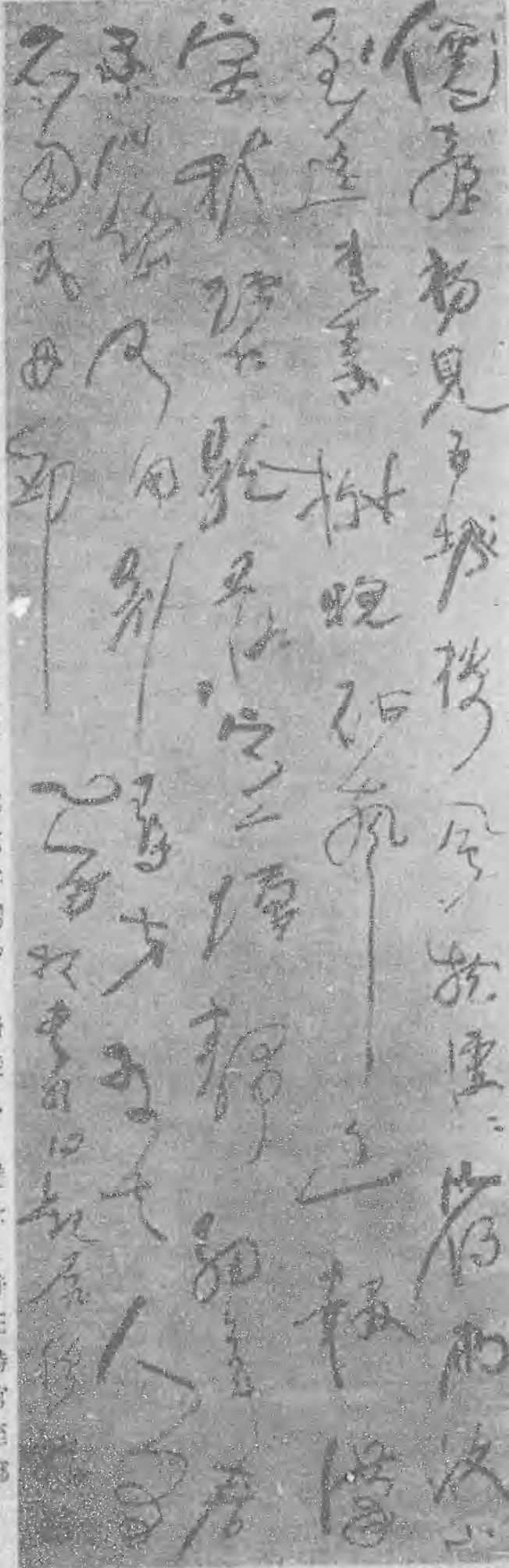
即位、姑狗其志、拜九江刺史、發摘甚力、荏蒲以不警、漁者利之、未幾、上思見甚、徵拜祭酒、先是有與索同年生者、好為堅白異同之辨、每十月益壯、或謂其能敵虎、月且在索上、呼為雄甲子、語尖新、因索亦得薦進、然終不甚見賞、索年浸老、中愈充實、上曰、卿所謂霜降水涸之秋矣、筮封之、得黃中通理、美暢四支之象、封內黃侯、雖見寵用、至左手與之携持、然嘗缺缺曰、江湖予樂也、寧久糜好爵耶、即日上印綬歸、索素有祖風、負恃海濱、每謂縱橫之事、意者復起於斯乎、

時時曠明遺逸大錯和

以旨進、禹味其言甘、曰、吾子孫必有以是亡國者、心踈之、然亦不斥絕、旨生泛、泛生體、體生益、益生纒、纒生沈、仕成周為最盛、朝廷宗廟之上、咸相推尊、下至此閭族黨、升降酌酢、莫不有禮、遭春秋、歷戰國、子孫以醉得幸諸侯、獨商以清德聞、齊威王時、淳于棼以滑稽受上賞、而商去矣、暨至秦漢、商之旅通顯、然官不過主簿都尉、先生其胤也、晉桓大司馬、時先生為青州從事、不屑、雅與阮宣畢卓劉伶阮籍之徒、為忘形骸交、義熙間、先生抱甕自閉、不希薦引、會五柳先生陶元亮、棄官歸柴桑、

尚草書唐詩

劍戟、上聞而怒曰、索吾主其死者、是欲奚為、不早圖之、必貽田畝憂、發



與先生交、凡欣戚歌哭、平險順逆之塗、必揖先生商之、元亮沈浸醴郁、先生亦風流醴藉、莫逆於心、元亮

兵掩捕、御史、鼎革、披緇、後居南岳、遊於寶慶、歸塔山、邦邑字開少、所使人、進士、問烟火也、

悉就縛、檻車傳詣京師、上想其風味、釋將復用、索入見、乃曰、介胃之士不拜、上察其志異、命烹之、「國史贊曰」縱橫之家、禍人甚矣、然亦卒自禍、鄙解以此死、而索又不能蓋前人之愆、祖孫同軌、悲夫、「真一先生傳」酒任士林真一先生、家姓釀名、字伯醇、無功鄉人、其先秣、有國神農時、黃帝既制杵臼之利、陳師伐其國、秣以俘見、不忍播棄、封之為太倉令、饒峒牟氏、聞秣賢、有立志、以女妻之、秣得牟氏、喜曰此真吾糟糠妻也、生子旨、禹會諸侯於塗山、有儀狄者

嘗坐東籬下、望先生不來、唇焦肺渴、心甚苦之、會王江州、遣白衣人、送先生至、元亮為之傾倒殆盡、先生時枕藉藉中、為浮蛆所困、元亮脫葛巾、手自引撥、咲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其愛嗜如此、元亮晚年、多感山陽下國之事、令人酸心、遂有瓶罍帶恥之憂、失睽相顧、舉口見疑、作詩戒止、思與先生絕交、先生仰天耳熱、撫缶而歌、烏鳥曰、知我者陶先生乎、罪我者陶先生乎、退而守口如瓶、不求俎豆賢人之列、著書子壺子以自娛、後趙郡蘇軾追尊之曰、真一先生、太史公曰、家

散居天下、而醜以醇和稱、太白若辱、不沽市井之譽、其聖
之清者歟、自羲叔和叔以來、愛嗜醜者甚衆、惟晉陶淵明最
爲浹洽、然而醉

古畫仙真

而不名、自是機防密議、一與生謀之、緘默不泄、公益重之、嘗
拊其背與之盟曰、紫之衣兮綿綿、玉之帶兮卷卷、中之藏兮困困
、外之澤兮日宣

醉之情、不能白
首、君子惜之、
彌子之賢未變其
初也、前見賢而
後獲罪者、愛憎
之至變也、醜之
於淵明、亦愛憎
之至變、與世之
所謂醇醜交者、
可不慎哉、
玉帶生傳「有序

研 楊維禎

玉帶生者、宋文
丞相家藏研也、
後傳於其客冬青
謝先生翺、翺歿
、幸歸於予、研
北籍文、有紫之
衣兮綿綿、玉之
帶兮卷卷、中之
藏兮困困、外之
澤兮日宣、於乎



縞本大幅、用筆纖動、意態古雅、元以前物也、

、磨爾心之堅兮
、壽吾文之傳兮、
、名端、字正平、
、以人品自貴重、
時文文山提刑浙西、器而聘之、呼以玉帶生、

南史帝紀、及獨行傳、秦楚之際月表、翺之史學、類多資於生也
、翺卒、益自韞閱者六十年、後會稽楊維禎氏、爲陸季官、謁子
陵嗣南、望月泉間、見紫氣、曰、佳哉、有端人焉、訪之得生、

、於乎、磨爾心
之堅兮、壽吾文
之傳兮、文山既
相、適罹國難、
徽兵嶺海間、會
黃相失、聞謝翺
、文山客也、間
道携生往來桐廬
山中、已而文山
殉國死、翺登子
陵臺、以竹如意
擊石、歌招魂之
辭曰、魂來兮何
極、魂去兮關水
熱、化爲朱鳥兮
、有嗚焉食、生
廣載歌曰、魂之
化兮、嗚于火兮
、魂之泣兮、血
吾石兮、千秋其
碧兮、遂失聲、
竹石俱碎、乃即
月泉精舍、共修

垢衣塵面、介如也、載與俱東、以上客居七者寮、且為歌之曰、有客有客來文山、潤如玉兮堅匪頑、文山頽兮不可攀、留爾亦足銷群奸、靜以安矣方以直、帶蒼玉兮佩文石、星爛然兮守玄默、迨盜起邗城、偕隱海上、頑資之、修鐵史若干卷、晚年顧客俱流離解散、獨生

清 薛 衍 山 水 之



一紙高寒小景
此畫文所畫也

即墨隱泰山、秦皇東封泰山、遇其人、得為五大夫、及坑焚禍、制字、太吳氏晝易、造書契、韻與涅同功、佐文明、農黃氏、陶唐氏、姚虞氏、夏后氏、著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煥乎其有文章、皆涅子姓也、秦時有由

守其玄於七者寮云、史氏曰、諸葛亮匡略未半、而天天其年、文山氏未及匡略、而大運已去、其遺千載英雄之痛也、亦厚矣、石生者、以端方廉重、輔孤憤激烈之節、表來出師、儼勛庸、錄北征傳之義客、志東陵、哭西臺、傳獨行、足為死友矣、於乎、血史之後有南史、南史之後有鐵史、其斯文之託於生平、生託於斯文乎嘻、一璞隱者傳、墨 為海虞繆仲素謨 楊維禎 隱者、蒲氏、名玄圭、璞隱其自號也、上世徂徠人、

筆 墨 器 秀 氣 象 沈 隱

戰國有仕齊即墨大夫、又為即墨人、其始祖曰燭氏、涅者、隱徂徠山、得煉形術、初煉體純赤、再而青、三而玄、其面光可鑑、文有五龍章、涅初生時、篋之得繇曰、震木其相、離火其光、非青非黃、玄斯用章、水石摩盪、吸陰吐陽、以相四目、天下文昌、厄祖龍氏、玄用皴皴、文寒而敵、與藤氏同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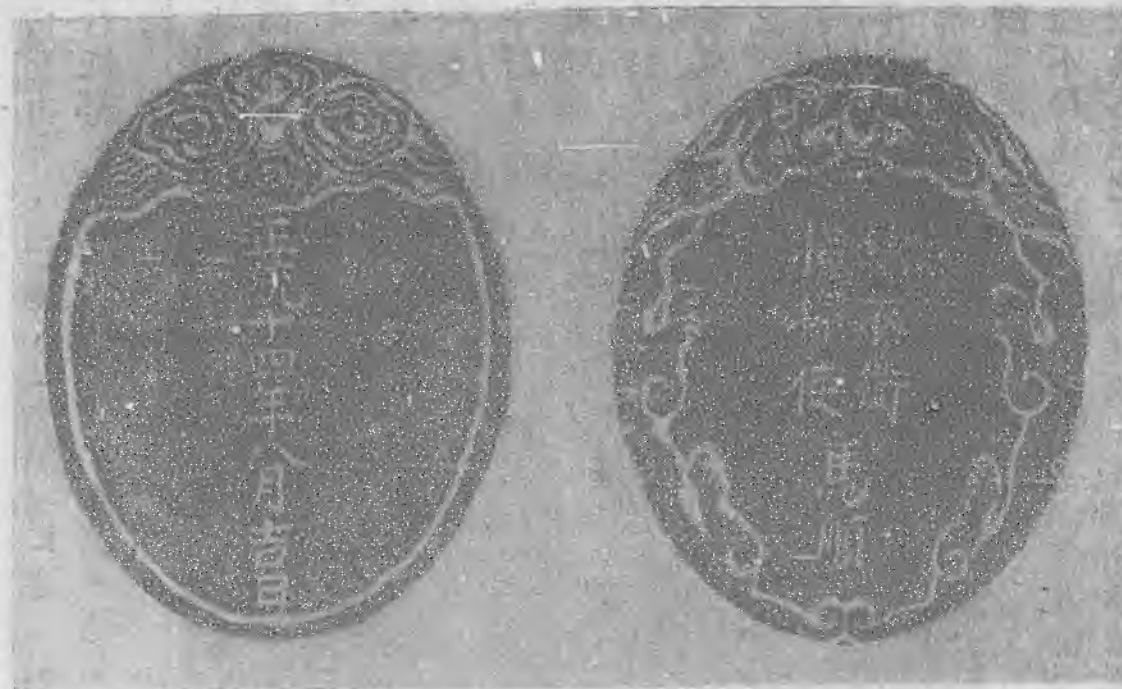
明錦衣衛指揮使馬順牙牌、長清工部營造鐵尺、二寸五分、寬二寸、色如琥珀、瑩澤而有裂文、庚辰八月、得諸北京地安門外益寶齋、按明史職官志、京師上直衛親軍指揮使司二十有六、錦衣衛居其首、掌侍衛緝捕刑獄之事、恒以勳戚都督領之、洪武十五年罷儀鸞司改置、秩從三品、十七年改錦衣衛指揮使為正三品氏

官、襲封松滋侯、惟用於刑、俾議監對事、時上惡視、或曰黔視、松滋亦黔耳、松滋之後、曰隴癘、在漢、賴尚書令僕薦引、與管城毛穎同升、道亦不能行、蜀人揚雄氏、居家習玄學、退而依雄、雄上長楊賦、非藉糜為客、則不能見翰林主人、故雄始信、終以客卿呼之、糜遂隱於蜀、子孫不聞有顯者、聞浮提國有分派曰金胡氏、汁洒地、能幻成文字、晉有九子者、與二陸為文字交、然亦不利大人、多利陰陽、

(未完)

牙牌之制、明史與服志、自洪武八年始。有圓花、長花、長素之異、十二年、又有雲花圓牌、鳥形長牌、凡文武朝參官、錦衣衛當駕官、亦領牙牌、以防姦偽、其牌以象牙爲之、刻官職於上、不佩則門者却之、私相借者、論如律、馬順王振黨、明史王振傳、振作大第皇城東、建智化寺、窮極土木、興麓川

之師、西、南、動、侍、劉、雷、上、陳、失、語、振、振、球、使、指、使、順、馬、牙、牌、順、馬、使、揮、指、衛、衣、錦、明



支解之、順與郭敬、陳官、唐童等、肆行無忌、振構釁瓦刺、挾帝親征、土木兵潰、帝蒙塵、敗報聞、百官慟哭、都御史陳鑑等、廷奏振罪、給事中王竑等、立擊殺馬順、又鄭曉今言類編、所載略同、廷臣班劾王振、監國倉卒未有處分、庭臣大哭、馬順叱且退、臺諫王竑等、控順捶死、本紀、正統十四年、八月辛酉、次土木被圍、壬戌師潰、帝北狩、甲子京師聞敗、羣臣聚哭於朝、此牌橢圓形、背有雲花、與史正合、惟前面作兩獸環拱、爲制所無、權閣當道、作此以亂異其黨耶、背鐫正統十四年八月吉日、以長曆推之、正統十四年已

已、八月甲子、係十四日、斯牌頒發、不過數日、而順被捶死、不知流落誰手、閱年五百、猶在人間、人不如物、信矣、奸惡如順、其遺物何足收藏、祇以一朝之制、因是得以詳考、而非此牌之出、則馬順兇頑、日久已忘、孰能筆誅而口伐、牌之傳世、豈順之幸哉、亦等於莽泉操瓦而已、

退翁周肇祥

內用望寬二字、而竟以此獲咎、未免冤矣、二十二日、戊申、晴、辰刻即起、進城、由東華門、入景運門、至乾清門外、候引見、朝房小憩、遇潘伯寅侍讀、從驛人中揖余曰、非周叔子乎、因背誦余泮塘題詞曰、相思久矣、少年不檢、喜爲歌詞、遂爲同人流播、忝



竊虛名、言之顏汗、然侍讀愛才之雅、不可忘也、因記於此、已刻、至乾清宮、引見、同班四人、芬授職編修、陸星農註銷贊善、仍授修撰、罷俸六個月、此次散館、七十二人、留者僅三十人、取去之嚴、爲道光以來、所未有也、(武祥按响老舊名譽芬) 六月二十一日、丁未、晴、楊子恂舍人仲倫、以詩彙見示、高渾沈著、深得力于杜陵、五七律、尤警策、求之吾社中是純客一輩人、不謂茫茫人海、乃得子恂、爲之傾倒、予與子恂識面六十日矣、徵逐歌酒中、子恂絕口不談詩、予亦以尋常佳公子目之、不謂其負才篤學、而深自翹晦如此、自恨識子恂之晚矣、

二十三日、戊申、晴、張竹邨鳴季芳、轉邀聽戲、乃同赴廣德樓、園中遊人甚夥、樓上下、幾無隙地、季芳徧尋竹籬不獲、乃詣已蘭座上、瑣士尙蕪俱在、座前座後、無非人者、天色晴著、

人氣薰蒸、煩熱殆不可過、申刻演蝶院一齣、名且登場者、約二十餘人、艷妝冶服、爭妍鬪麗、亦歌場中僅事也、今日因演此劇、故傾城往觀、上自縉紳先生、下至菜傭酒保、摩肩沓背、奔走若狂、方登場時、萬目睽睽然、歡賞之聲、如雷霆怒潮、坐者若枯、立者若癡、惟見千百羽扇、翁翁搖動而已、壯觀哉、咸豐九年、己未、(武祥按時老、是年三十四歲、五月十七日抵都、)六月初四日、壬寅、晴、晨起拜客、訪尹香農侍御、予

古畫 萱石



爵祿之私、正當一齊放下、開心瀝膽、盡所當為、至于生殺予奪、命實為之、無勞戚戚也、今日聆杏農半席之談、使人氣王、予生平頗自矜尚、亦不覺對之內慙、亮節公忠如杏農者、當世蓋一二數矣、士大夫平日讀書養氣、當自任以天下之重、一旦值國家大計、在所必爭、則批鱗犯顏、不顧禍福、稍一瞻望、便貽千古之譏、若區區一小政之得失、一庸臣之進退、連章入告、以市恩而沽名、即其心無他、亦不免自視過輕矣、千金之弩、不為鷹鼠發機、諒哉言乎

雞羣

庚戌同譜也、侍御質直尚節氣、立朝侃侃、有古諍臣風、入臺以來、甫及一載、章疏凡五十餘上、近以英夷款關請和、諸上皆主其議、侍御憤甚、連疏劾之、又恨同官中無相助者、因勸予上封事、予恐為掌院所格、侍御毅然曰、君章如不得通、則當錄君詞以進、意在必伸其請而後已、予歸為季况蕙客言之、皆嘆其勇、不圖脂韋成風之日、更見此真諫官也、余家自曾祖以來、世以科甲起家、祖父皆位至方、予又年未壯、侍罪詞垣、受恩不可謂不厚、一旦國家多事、反緘口結舌、自同寒蟬、何以仰對祖父耶、自維遭家不造、二十五而喪父、三十一而喪母、解民之痛、抱恨終天、孑然一身、更復何所繫戀、自今以往、皆致身報君之日、妻子之念、

繪本設色古鏡、上有瘦金書、梅行思畫雞圖六字、

賓從酬答之暇、終日閉戶、就季祝齋中、與諸子論文評詩為樂、否則歸內室、共令芬話故鄉、邨居雜事、相為歡噓、至廣場絲竹、曲院琴檠、俊約清遊、屏除賂盡、大都中年以後、耽靜惡喧、憂患餘生、摧殘益甚、客有笑予故為曲謹、以邀朝官時譽者、笑謝之而已、掩書默坐、聞鄰寺鐘聲、恍若置我深山冰雪中、地迴天空、萬籟蕭寂、澄心內觀、頗覺無思無為、世緣都淨、昔朱考亭在南安、聞鐘聲、瞿然曰、便覺此心把握不住、袁倉

以來、豪興愈減

山曾爲詩譏之。今日始味考亭此語。所謂把握不住者、蓋恐遁
 禪象元悟之境、此正儒墨兩關、出入吃緊處、不得不慎之幾
 微也、靜中消息、身歷始知、僕今夕此一晌惺惺、已走入禪理
 矣、得無爲考亭所訶耶、此論同人中、惟尊客、曉雲、素人、
 季貺、四人、可以共語、倉山烏足知之、珊士子恂、天資穎
 悟、超絕儕輩、而不甚善讀書、尊客季貺、材質既妙、于書
 又能研求講貫、而往往奪于世故、時有作輟、珊士子恂之病在
 心浮、尊客季貺之病在心雜、四君子最所推服、皆千百人不
 一二觀者、然清萬經隸書楹聯

、是爲近日譏會戲劇、倡伎優伶之屬盛行而發、予應之曰、若然
 、則尤非是、夫此數事、壞俗傷財、大妨政教、其必痛禁、夫人
 而知、而以今日都下之時勢論之、黎量利害、斟酌權宜、則予
 謂不若姑聽其自然、以爲急則治標之一法、固不可明弛其禁、
 以傷政體、亦不必厲爲之禁、以塞利源、何者、京師自咸豐三年
 以後、庫帑日絀、加以錢法屢改、銀價日增、國儉民窮、至此而
 極、然猶不逮至涸竭、而小民尙有以爲生者、則尙賴此四項入爲
 之流通津潤也、京師雖一隅之地、仕宦之捐納而來者、商賈之買
 轉而來者、人隘于坊、車溢于市、蓋月百而歲千焉、于于然而入
 國門者、類皆資重資、挾厚乘、苟無服食之投其好、聲色之娛其
 心、則捆載而來、仍捆載而去耳、得此四項人、徐鑠而深蠶之、
 有以破其僥吝之志、使之揮霍罄盡而不悔、終歲而計、其重資厚
 資之聚于京師者、不啻百萬、窮民衣食取給而有餘矣、蓋政府不
 尙權謀、故陰受其利、而不能言其故、一旦令行禁止、則實受之害
 立見、此所謂外飭政體、而內傷利源也、令芬曰、信如君言、萬一
 禁止、奈何、予笑曰、以僕料之、即禁亦未必嚴、不嚴則不從、其
 勢然也、率書其問答於此、今日與尊客論錢法一則、甚可採、因
 記之、以貽臺官之留心國是者、國家法制、每變變而失其初意、
 且馴有屢變而與初意相謬戾者、今日之錢法是也、改法之初、以

百奉遊德看窩木
 集卷家藏有賜書

卯卯集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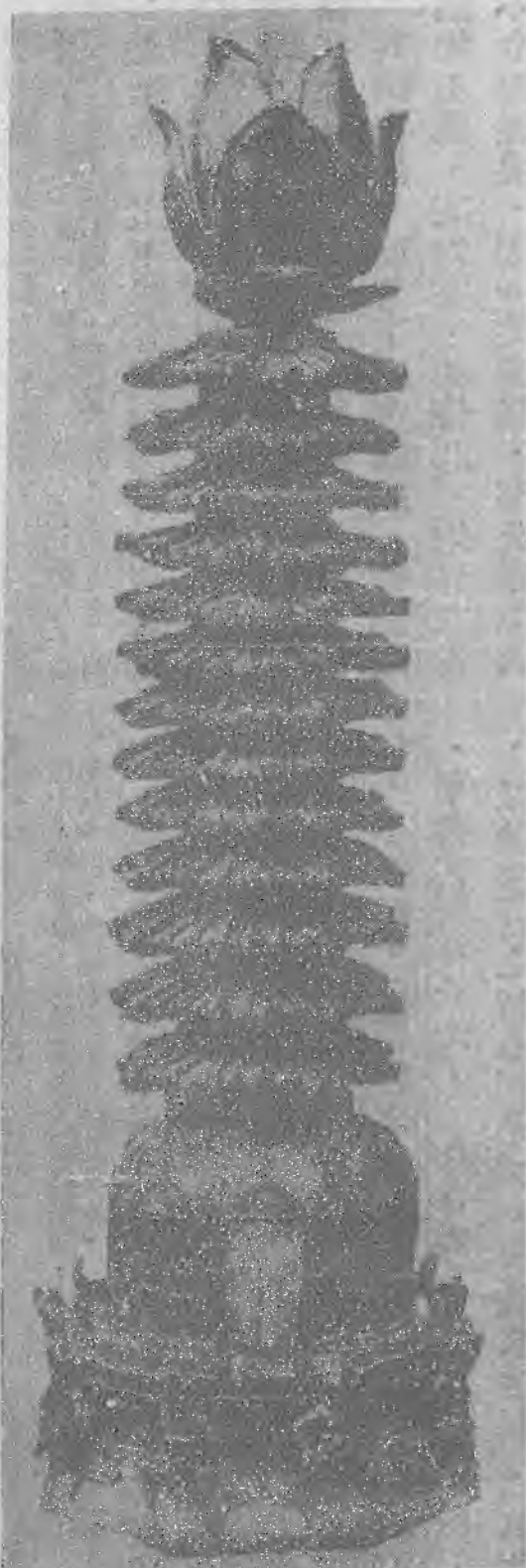
且不能無憾、何況餘子、其矣、爲學之難也、賀御史疏言、民風日奢、請飭部查照舊例、嚴定章程、以崇節儉、旨交禮部議奏、予甚謂其不知體要、咸豐初、上疏、請定官民服飾者、比比然、迄不聞有遵行之者、蓋奢儉之風、視乎上好、內而王公卿相、外而督撫監司、苟能以身令之、則習俗將不禁而自革、否則、徒煩條教而已、憶丙辰歲、曾卓如督部、官大京兆時、都人盛尙黃色袍衫、優隸皆服之、督部手爲告示申禁、其詞甚嚴、而釐下服黃如故、督部頗怒、同官某公謂之曰、禁此不難、某尙書、某侍郎、均好衣黃、君能首視之、則小人不得不從矣、因一笑而罷、某公雖戲言、實中今日之弊也、時令芬在側曰、或者賀公所謂民間日奢

紙本，長六尺，萬經字一，號九沙，浙大子，鄞人，清康熙進士，授編修，現學於中，因事罷歸，從事著作，咸豐萬氏經史之學，後舉博學鴻詞，纂修三禮，均以年老不赴，卒年八十三，善隸書，著有分韻偶存。

、是爲近日譏會戲劇、倡伎優伶之屬盛行而發、予應之曰、若然、則尤非是、夫此數事、壞俗傷財、大妨政教、其必痛禁、夫人而知、而以今日都下之時勢論之、黎量利害、斟酌權宜、則予謂不若姑聽其自然、以爲急則治標之一法、固不可明弛其禁、以傷政體、亦不必厲爲之禁、以塞利源、何者、京師自咸豐三年以後、庫帑日絀、加以錢法屢改、銀價日增、國儉民窮、至此而極、然猶不逮至涸竭、而小民尙有以爲生者、則尙賴此四項入爲之流通津潤也、京師雖一隅之地、仕宦之捐納而來者、商賈之買轉而來者、人隘于坊、車溢于市、蓋月百而歲千焉、于于然而入國門者、類皆資重資、挾厚乘、苟無服食之投其好、聲色之娛其心、則捆載而來、仍捆載而去耳、得此四項人、徐鑠而深蠶之、有以破其僥吝之志、使之揮霍罄盡而不悔、終歲而計、其重資厚資之聚于京師者、不啻百萬、窮民衣食取給而有餘矣、蓋政府不尙權謀、故陰受其利、而不能言其故、一旦令行禁止、則實受之害立見、此所謂外飭政體、而內傷利源也、令芬曰、信如君言、萬一禁止、奈何、予笑曰、以僕料之、即禁亦未必嚴、不嚴則不從、其勢然也、率書其問答於此、今日與尊客論錢法一則、甚可採、因記之、以貽臺官之留心國是者、國家法制、每變變而失其初意、且馴有屢變而與初意相謬戾者、今日之錢法是也、改法之初、以

且馴有屢變而與初意相謬戾者、今日之錢法是也、改法之初、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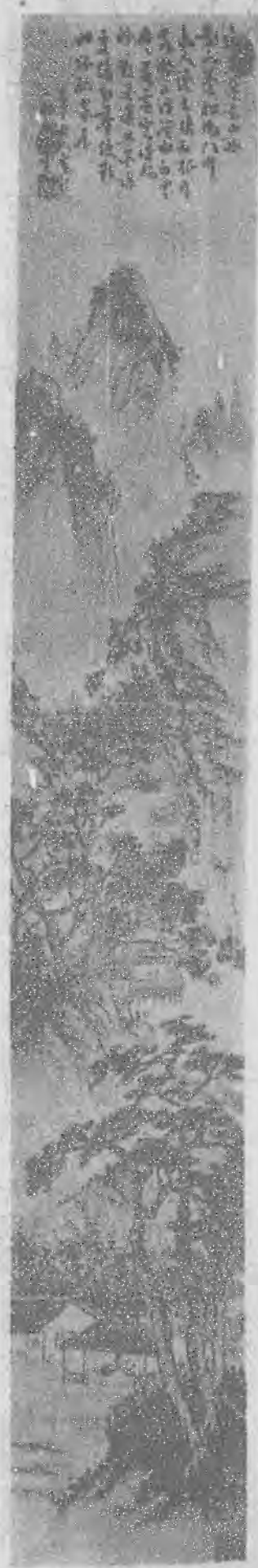
鑿金古銅塔



滇銅不通、制錢日匱、于是為省節銅斤起見、議行鐵當十錢、繼以鐵錢、不能利行、專用銅當十錢、奉行以來、錢日賤、銀日貴、百物因之騰涌、京師雖婦豎皆知其不便、而大臣監司守之不易、執之甚堅、絕不聞有籌量而變通之者、按今日銀價、每銀一兩、易錢七千五百、核當十錢、七百五十、若以易制錢、則仍如咸豐初年之價、以一千五百為限、嘗權其銖兩、當十錢一重可敵制錢五、以五倍計之、則當十錢七百五十、且扭制錢三千七百五十矣、均是銅也、何以為制錢則貴、當十錢則賤乎、況當十錢一、以之市物、僅當制錢兩文之用、以五倍其質者、而減數之三以出之、輕重亦太懸絕矣、夫當時括之曰

高今尺二尺、重三十七兩、或三十三兩、唐以後物也、其下通體鑿金、

陳半丁山水



言一也法改之

省銅耳、乃銅之費則數倍于行制錢之時、而銅之值則反減于行制錢之日、何如仍用制錢之尙能得其平耶、此所謂寢失其初意、而致大相謬戾者也、此故雖里巷蚩氓亦易見及、豈其身入局中、而計不及此、蓋羣習為老成持重之見、奉行故事、初不暇深求其是非耶、嗚呼、豈獨錢法也哉、予童時

為未善、朝更而夕變之、則小民益困、適供此輩牟利之資而已、國家錢法之設、要在便民而已、必觀於至貧極困之傭工負販者流、日博百十錢給衣食、而一一得其實濟、無少不適之慮、然後謂之便、蓋官家富戶、用銀之日多、用銀之日少、即錢亦皆銀之所易、若此輩所得者錢、所用者錢、
、嘗與素兄論國朝有弊政二、曰用人歸之胥吏、理財歸之商賈、君相無權焉、以二者相較論之、升轉之階、限以資格、使天下絕微倖之門、其或有美材異政者、仍可以破格遷擢、不過收令以下而已、故利弊尚不相掩、若理財一道、則二百年積習相沿、已成牢不可破之局、當今錢法之壞、由于銀價、而銀價之漲落、商賈實操其枋、人主之詔令、有司之告示、曾不敵其一言、此輩神猾老奸、算無遺策、況值錢法屢改之際、尤易乘隙以售其欺、本其貪得無厭之心、濟以無利不搜之術、無論非勸諭所能改、且非威令所能行、為今之計、惟擇都城最富之銀號司賬者一二人、立斬以徇、則銀價半日可平、此救時之下策也、若沾沾焉以錢法

(未完)

米元章續
明東毛鳳苞子晉輯

「顧愷之維摩」穎州公庫、顧愷之神格雖清、而神氣似疲、歐陽詢、如新痊病人、顏色憔悴、舉維摩百補、是唐杜牧之摹寄穎守者、動辛勤、柳公權、如深山道士、修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俗、顏真卿、如項羽挂甲、樊噲排突、硬弩欲張、鐵柱將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乍富小民、舉動懶強、禮節生疎、徐浩、如蘊德之人、動容溫厚、舉止端正、嚴尚名節、體氣純白、沈傳師、如龍游天表、虎踞溪傍、神情自如、骨法清虛、周粵、如輕薄少年舞劍、氣勢空健、而舉刃交加、錢易、如美丈夫、口體充悅、神氣清秀、蔡襄如少年女子、體態天嬌、行步緩慢、多飾繁花、蘇舜欽、如五陵少年、訪雲尋雨、駿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院落、張友直、如宮女插花、嬌媚對壘、端正自然、別有一種嬌態、「李成」余收李成至口卿大扇、愛之不已、為天下之冠、既購得之、背於真州昭宣使家、用臣自舒州召還、見之太息、云慈聖光獻太后於上溫清小次、盡購李成畫、貼成屏風、以上所好、至輒玩之、因吳丞相冲卿夫人入朝、太皇使引辨真偽、成之孫女也、內以四幅為真、拆奉上、別購補之、敕用臣背於內東門、正與此類、(未完)

照人、辨後士大夫家所傳無古一毫似、蓋由工拙、其屏風上、山水林木奇古、坡岸皴如董源、乃知人稱江南、蓋自顧以來皆一樣、隋

唐及南唐至巨然不移、至今池州謝氏、亦作此狀、予得隋畫金陵圖於畢相子、亦蠻同此狀、予因題其願畫幅上云、米芾審定是杜牧之本、仍以撥發司印印之、蓋証勾

謾刻石、妄指為人易去也、予與穎簽善、託尋善工摹、須切記似、凡三寄蠟本、無一筆似者、或可上之御府、貢乞國王模賜世間、為千年之傳、如唐文皇蘭亭、豈非

一代盛美、「評書」予採隋唐至本朝書法、得一十四家、僧智永書、氣骨清健、大小相雜、如十四五貴冑、扁性方循繩墨、忽越規矩、圖

楮遂良、如熟馭戰馬、舉動衆人、而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如學休糧道士、



顧開森先生藏

故都懷古詩主續 清盛大士山水



絕無煩

紙本墨筆 盛大士行歷

已見本刊

出語雅切、切、切、某會請業、故有桃李一語、郭曉峯述之、惜忘其

情是慈悲 (國城玉佛、項城總統時、移供中海昌福宮、黃陂繼位、送回團城、) 古堞疏櫺海子邊、華鬘寶像最莊嚴、無端為取經行便、截却蒼龍拂地鬚、(團城古松、金元時物、虬枝斜出、攀以丹柱十餘、北平古物保管會入居、去其低枝、無復離披之態矣、) ※ ※ ※ ※ ※ (未完)

左

菴瑣語續

鳳閣驚坡憶舊遊、傳呼赤棒又經秋、更無桃李娛青眼、卻有梅花伴白頭、雨足屯田忙耒耜、風清關塞偃

長白李佳繼昌蓮哇

戈矛、百年幸際承平日、詎假班生借一籌、京國栖遲廿載餘、良朋情重惜分裾、騷歌迭勸當筵酒、燕賀

漢魯典書令印

名耳、宋聚業題南陽旅壁云、真人白水生文叔、名士青山臥武侯、水自奔騰趨漢口、山猶層疊枕城頭、時來一夕收銅馬、事去經年運木牛、歎息興亡千載上、荒村野廟總悠悠、六句蟬銜分承、末聯總承、格律一新、同呂侍御无素過新鄭賦云、憐余兄弟各西東、一處離情五處同、音問久疎雲樹外、笑言暫接夢魂中、根浮春水漂萍葉、影亂秋風叫雁鴻、今日停驂新鄭道、羨君兄妹樂融融、通首先感兄弟分散、而侍御兄妹相聚、只結處一點、作法甚變、黃子雲題太白樓云、文章神魄世無敵、湖海飄零氣轉迥、六代詩壇餘此席、一江春色獨登樓、(未完)

頻貽遠道書、吟管紀程秋正好、征旗息影歲將除、閭閻疾苦關懷甚、且向芻蕘再訪諸、酒泉亭上酒盈尊、一番飛鴻踏雪痕、欲使絃歌聞列郡、須教櫛比徧荒村、衣露曉露辭金闕、馬帶春風度玉門、塞柳邊花都換色、使君來處逐天恩、俊逸清新、自是玉堂人

晉符離

長印

建平三年、立頃王子陵弟閔、為魯王、王莽時絕、此印當屬漢物、魯國六傳、但不知何王時頒耳、符離置縣、始於西漢、屬沛郡、晉屬豫州沛國、此印篆文、大類天發神讖、當是晉初之製也

吐屬、陝甘陳制府輓其甥宋某聯、記否外家生、恰月色秋清、博兩世椿萱笑口、誤却壯遊塞北、彩筆輕投、杏宴倘名成、馬到蓬山猶得意、惜哉中歲死、正天涯春晚、痛滿園桃李傷

郡、晉屬豫州沛國、此印篆文、大類天發神讖、當是晉初之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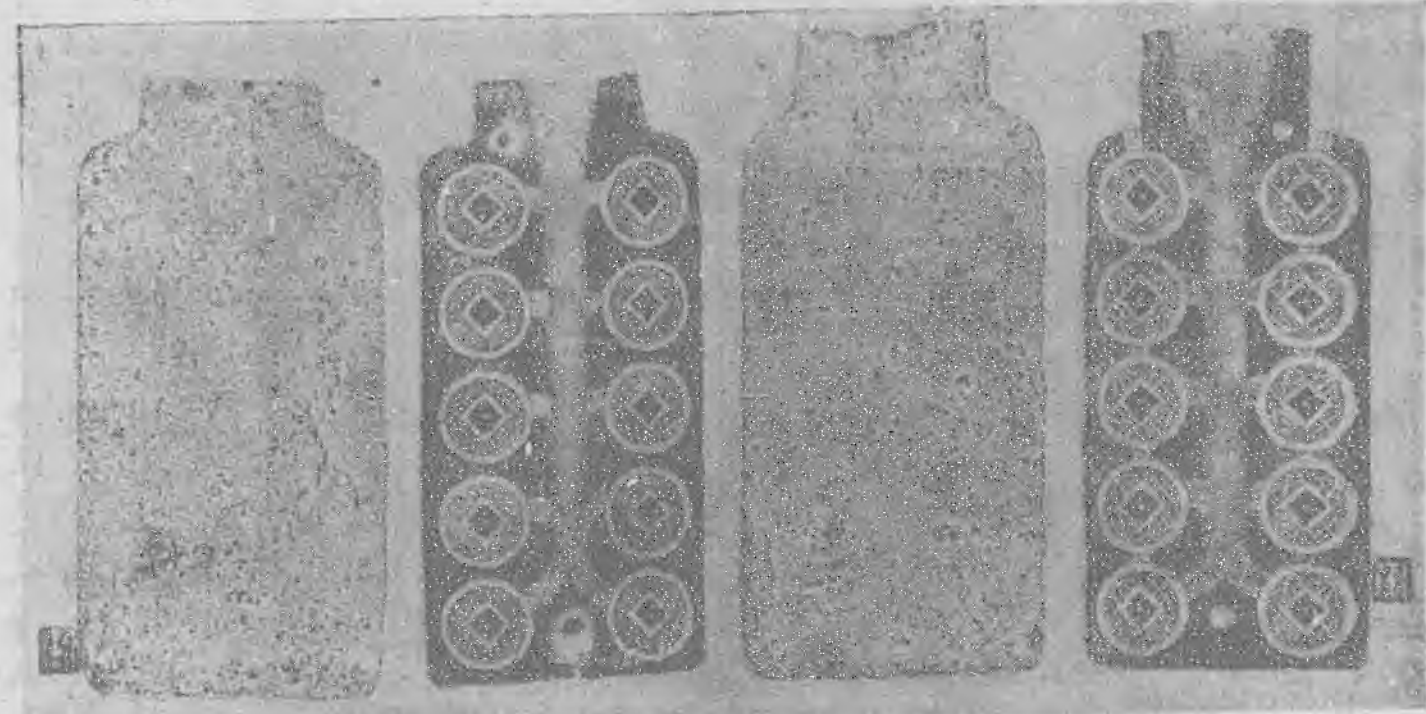
今不知尚在篋衍否、昔年內城收
藏家、藏田黃、最富者首推延
樹南宗伯煦、其次則紹葛民方伯

紅之與寶石紅、同稱祭紅無區別、祭祖告廟至虔敬、瓷器以
紅作聖澤、祭天尚青御用黃、祭紅顏色尤奪目、萬曆祭紅米湯
底、底似龍泉曰宣德、今以明瓷無款者、訛作本朝郎廷極、有款
無款分兩種、一紫寶石一硃赤、元汁藏
器世有聲、古瓷圖說實可讀、以有款者
漢書為積紅、祭器專推紫寶石、國初積紅
食貨最明艷、往往紅中有綠色、當時密鑿官
志、所賤、裝箱入貢動剔出、其進御者亦
王莽若硃、賤視青綠棄不惜、歐洲豪商重
居鑿密鑿、珍之不啻球與璧、點苔散霧各有
造妙、流光四照色正碧、貴紅貴綠思想幻
大泉、難以常理相揣測、前者宣德後康熙、
文、前古來今迴超越、密煙薰斃類鼠臘、康
熙末葉遭此厄、我昔有孟紅雜粉、雨中
桃花鮮若滴、不脛而走不翼飛、渺乎不
可以再得、今茲所藏真貢品、圓而且扁
十指、

其濟、為最、以其既精且多焉、盛杏
藻所收亦夥、不過以贊雄耳、「說昌化
石」立國貴有精神、以故古物無精神
者、不足記、有精神、而無獨到之處
、猶不足記、不論價值之貴賤、器皿
之大小也、吳彥復之昌化十二方、海內
所希、蓋有奇特之精神、而又活潑飛
動者也、今昌化之價、昂貴極矣、吳石
出自怡邸、丁亥年為尙古齋所得、銀絲
嵌檀罩、極精、康熙朝貢品也、石則
宋明以前物、凡四副、每副三方為一對
章、一長方式之引首、其兩副、六方高
三寸、而微弱、白地朱紅、晶瑩細膩、
內有下截稍稍暈水墨色者、然質亦腴潤
、不害其佳也、此為第三、第四副、第
三副較大、四副則略小、十一石、六面
皆方、惟第三副之引首、微作尖形、此
兩副余未給價、其第二副、高約三寸強
、四面各及寸、無纖毫黃黑點、昌化不
重在紅、而重在質地淨白、最忌黃黑相
間、尤忌拈燥、否則石質雖極紅、亦不
足貴也。

大泉
五泉
十泉

名山絕業香何望
撰者杯隱
「康熙朱孟歌」類果青、類果綠、
蓋托、瑪瑙屑為釉、米色甚不惡、異紋剝走泥、禹均故相失、沙
胎質頗盛、宋瓷之券約、古人重樸拙、製皿不貴薄、



也、祖范此其十、直五、一、大泉、漢記、說、十指、
、今存庫者已無幾、空說梨花伴殘月、
世間神物豈非寶、老夫嗜古信成癖、莫
須持此比鄭灣、海外萬瓶莽狼藉、一宜
紅酒杯行」寶燒閃黃無足貴、袖汁滋潤
殊可欣、龍泉底作蘋果色、亦有滿身牛
毛紋、不盈一握世所罕、匪惟罕見且罕
聞、固應泥飲美嚴八、莫須持此醉紅裙
、「汝審托杯行」汝審天下無、此杯有
（未完）

一孟千金意未足、青耶綠耶紅所變、積紅變綠、殊怪特、積
胎質頗盛、宋瓷之券約、古人重樸拙、製皿不貴薄、

石畫記 阮元

(序)天地間奧衍磅礴高深峙流之境、始發於詩家、繼發於畫家、然畫不能到者、詩或肖之、如古人遠矣、得吳曹顧陸輩為之寫照、聖賢之氣度言論色笑、與文人學士之風流文彩、讀畫者流連感嘆、如或遇之、而不如讀聖賢之書、與文人學士之遺集也、

夫山水有真境焉、有真意焉、人為之、不如造物者自為之、摩詰之稱川、龍暝之山莊、北苑之江南烟雨、子久之富春大嶺、叔明之天池石壁、以其胸中邱壑為畫、讀者但賞其筆墨之變幻、渲染之



紙本大幅、氣格蒼勁、我編無效、慈谿志亦未載、疑是我斯昆弟行、但不同縣耳。秋受業吳榮元謹序、「石畫記序」古罕石畫、唐元微之僧无悶始有山林石屏之詩句、歐陽永叔有山松石屏、蘇子瞻有月石風林硯屏皆號岩、狄詠有雪林石屏、清異錄載玉羅漢石屏、皆非漢石、雲林素圍兩石譜、皆長嶽之類、陳眉公妮古錄、有石屏如董巨之畫、名曰江山晚思、此或是大理石、李日華六硯二筆云、環列大理石屏、有荆關董巨之想、此真大理石矣、

空靈、而於本境未必一一皆肖、且未必如二謝岑孟之詩之肖、此有迹之畫也、而易若無迹之畫也、又易若無迹之畫、而證以克肖之詩也、雲南點蒼山十九峰、其第十中和峰之腰、出文石、石中青赭濃淡、層巒疊嶂、風雨晦明、水天瀟瀟之態、無不畢具、而無有發微者、吾師儀徵相國官總督時、公餘之暇、取石之方圓長橫而裁成之、每幅拈出古畫家筆法、而證以

古人之詩、惟妙惟肖、凡得若干幅、間系韻語、成石畫記五卷、榮光受而讀之、嘆曰、此真境也、此真意也、此真無迹之畫、證以克肖之詩也、文章天成、妙手偶得、起各畫家而質之、將類首於造物之自有此境此意也、起各詩家而質之、將類首詩畫家之已有此境此意、造物之實有此境此意也、而自然之勝、勉然天工之勝人巧、則畫家詩家、皆嗒然若失矣、夫相壽五百年、紙壽千年、雖珍襲慎護、過此則糜矣散矣、今此石畫、於以發上千古未發之知識、於以留下千古難留之真靈、吾師之久大德業、常視諸此、乙未

(未完)

清 釋 靈 壁 墨 荷

驢背集退廬居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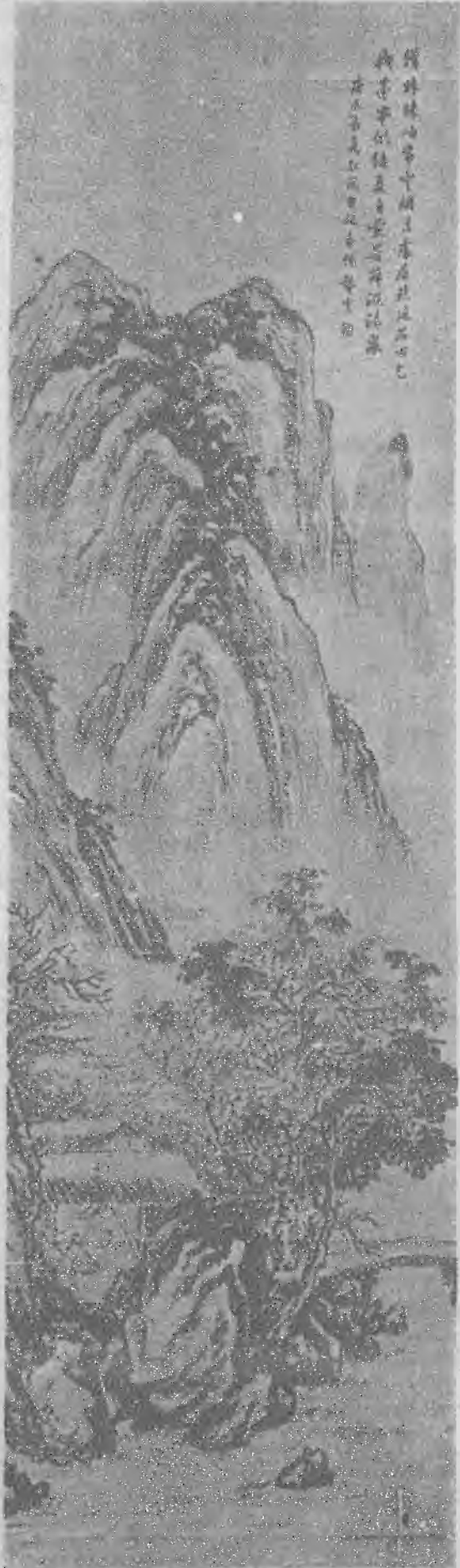
靈璧號竹慙、吳江人、善書畫、關竹花果、自寫胸臆、此幅筆墨無多、自然秀逸、非畫史所有也、

慶時再熾、由河南及曹州、給事中周延森發其事、朝命那彥成討平之、盡滅其黨、懸為例禁、自西人入中國傳教、良儒多受欺凌、拳匪因民之勿忍也、遂劫衆以叛、聲言保清滅洋、不傷害良民、端郡王載漪、首先崇信、京朝官不學無術、鮮有練習故事、執祖法以爭者、海外燃灰民黨衆、夢中折翼帝星孤、晋家骨

庚子之變、予隨扈不及、挈室避居昌平、嘗孤身跨一蹇驢、微服入都、探問兵間消息、返則筆而記之、既又繫以小詩、皆實錄也、昔人言詩思在驢子背上、予此詩多於驢背上得之、意境適與之同、然京洛煙塵、較之灞橋風雪、所處固不侔矣、詩凡四卷、以其有關掌故、不忍割棄、彙而存之、即題曰、驢背集、戎馬他倥之中、非敢慕前賢風雅、痛定思痛、亦毋忘在莒之意耳、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八月退廬自序、(卷一) 黃巾遺孽起山東、膝上橫刀顧盼雄、誰識先皇憂寇難、

肉參商甚、早兆中原亂五胡、(戊戌之變、康有為逃竄海外、造為誣罔之詞、指斥宮闈、誘煽南洋各島華商、集資數十萬、立保皇會、以圖後舉、康黨事敗、始立大阿哥、大阿哥立、載漪暫執朝權、自是國勢趨重東宮、徐桐崇綺俱需用、拳匪乘虛而入、因得以保清滅洋之利啗朝廷、載漪陰謀內禪、亦遂為鬼神所播弄矣、)曾披黃襪護東宮、負屨圖留畫室中、此不如人甘伴食、暮年偏欲攘邊功、(徐桐以大學士兼上書房總師傅、位望雖尊、而

郭 嘯 麓 山 水



嶺外林山亭中...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春、山東義和拳大起、義和拳即八卦會匪、與白蓮教異派同源、匪首鄧文生、商邱人、倡亂乾隆中葉、旋被執、誅死、嘉

國儲名則瀆長、福建侯官人、清光緒癸卯進士、故館、筆墨秀挺、有謂、此其近作也、

事權不屬、伴食中書者凡十餘年、戊戌政變、抗疏請斬張蔭桓、力攻新黨、(未完)

緝雅堂詩話

南海潘衍桐釋琴

「叙」異時府君訓衍桐曰、答人詩品、惟仲偉所云、詞妙識遠、中散評直、遂傷鼎雅、侍中淡營、乃符激刺、衡斯二者、可與言詩、既敬謹受教、時有所作、未嘗學問、祇獲翰墨、失估目來、益無津涂、近且編輯之事、偶爾觸發、綴為詩語、得若干條、皆是隨手書寫、不曾修飾、及門諸子、意在編刻、因重取一周、閱有增損、續錄已成、遂不追改、此之所為、取其遺與覆瓿而已、奚足目傳、念朱阮有作、皇御方比、賞覽歲寒之書、竊歎無邪之惜云爾、

趙 雁 隴

人 物

松風笛韻泉聲

作何如評江石



「輯雅堂詩話」四勿所著四書集注補、惜不傳、然當是講學家言、竊考亭一生精力、盡萃于四書、注論語尤精粹、余嘗試訪經精舍諸生、令考注中訓詁、有甚詳博者、若偏守漢宋辨論不休、非紫陽之學也、(王復禮錢塘人) 余讀先師東塾集、書慰先生事云、先生、先考、先叔考、受業師也、家貧甚、衣皆破、先叔考因侍坐、問曰、先生有用錢處乎、先生搖首曰、我不用錢、爾勿費心、先叔考悚然退、告先考、讓之曰、弟不知先生性情耶、我不敢問、弟何遽問之、先生名繼達、浙江山陰人、乾隆中、廣東商籍生員、先生一老諸生、其耿介若是、謹書之、用志師法、且欲為士者、知乾隆時士行如此也、今觀蒼符先生、以館穀自給二介不取、與慰先生同、附記于此、以存

雁 隴 名師莊、夢朱八妹、專以人物、筆墨秀挺、

其人、山陰慰姓甚稀、今無從訪其遺詩矣、(蔣廷棟嘉善善人) 陳君六吉為寒山先生哲嗣、先生躬丁喪亂、乙酉江東之役、羣小猶妬其大用、謠詠日甚、笑曰、但觀後日、何人能死、何人不能死、則是非定矣、丙戌五月十三日、自縊于雲峯山寺、窆葬寺左、彼牧齋芝麓、非一代才乎、奚為至是也、如先生者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生有賢子、可以瞑矣、(陳臣謙臨海人) 淳安多高士、唐有方昊、字大初、生于末造、國亡、遜巖谷中、吳越錢氏招之不往、聚徒講學、以終其身、今文石能詩善畫、遨游山水、輕世肆志、其得大初之遺風歟、(汪漢淳安人) 鹿庵先生、以詩古文辭雄視海內、魏冰叔極稱其文、嘗遺書曰、江左起衰、端在子矣、著有歲寒堂存稿、詩無傳本、今從安溪懷古叙後、采得八首、覽其行誼、殆古之人也、(林瑞錢唐人) 仲玉兄洪瓊、字伯玉、順治乙未六月、虔州賊魏福賢、劫掠球川、欲得之、大罵、被刃死、惜無詩可存、(徐洪涅常山人以上卷一) 毛氏西河、與蒼源有交、曾贈著述十二種、集中有題西河集絕句二首、奉憶七律一首、非俗流也、(馮夢祖錢唐人) 叔容作客金臺、詩才甚美、情託楮素、韻儷琴絲、五言、如春夢不離酒、月魂疑在花、愁心寄芳草、醉眼讀離騷、藤蕪同客遠、胡蝶入春肥、名士多如鯽、佳人豔若霞、七言、如畫屏春暝彈金雁、琴薦宵淡綴玉蟲、荷花無暑自然好、響武當簾若可呼、

(未完)

面積	一期	三期	六期	十二期
全面	十二元	三十元	五十元	八十五元
半面	七元	十七元	三十元	五十元
四分之一	四元	十元	十七元	三十元

封內及底外均作為特別地位照表加倍收費

後魏太武帝東巡御射第二碑拓本

河北某縣山中出土允稱瓊寶藏者不輕示人此次裏糞設法拓得二十本同人分配尙餘數份寄存本刊發行所代售每份實價洋四元外埠加郵寄掛號等費二角九分附有排印周養庵先生跋尾以供參考

秦仲文山水潤格

堂幅 八尺五十六元 六尺四十元 五尺二十八元 四尺十元
 六元 三尺十二元 以下八元
 屏條 八尺二十八元 六尺二十元 五尺十六元 四尺十元
 三尺八元 炕屏同 冊頁手卷每尺見方四元

清順治御書敬佛二大字拓本

石在西山某寺歛署癡道人爲慧樞和尚書順治法名行癡慧樞名行地其師兄也本刊發行所代售精拓每份二元五角外埠加郵寄掛號等費二角九分

三版第一集 第一至三十期 合訂本 十二元
 二版第二集 第三十一至第六十期 合訂本 十二元
 第三集 第六十一至七十二期 合訂本現價六元
 每月一册 定價四角
 市外均加郵費三角

主辦者 中國畫學研究會
 北平前外虎坊橋越中先賢祠

發行者 藝林月刊發行所
 北平宣內頭髮胡同二十四號
 電話 西局一三八號

印刷者 和記印書館
 北平西長安街八十二號
 電話 南局六百七十七號

代售處 北平琉璃廠榮寶齋
 倫敦文齋
 東安市場五洲書局
 天津法租界勸業場夢花室
 漢口寶華街淳輝閣
 漢口交通路榮寶齋
 上海河南路榮寶齋
 南京延齡巷榮寶齋
 濟南西門大街路南東方書社
 青島廣西路荒島書店
 廣州永漢北路聖賢里林記書莊

各省代售處 版權所有 不准複製

載備能未多過處售代埠省各

許翹皆

山水花鳥

潤例

中堂

四尺二十元 六尺三十六元
五尺三十元 八尺八十四元

條幅

二尺八元 四尺十六元 六尺二十四元
三尺十二元 五尺二十元 八尺三十二元

扇面

山水五元 花鳥四元 特大加倍

冊頁

每尺四元

手卷

每尺四元 過長另議

工細加倍

點景加半

仿古加半

潤資先惠約期取件

收件處 各大南紙店

東四八條百一十五號本寓

湛華館畫馬潤格

己巳年冬重訂

琉璃廠各南紙書畫店代收

堂幅 尺六 八十六元 尺五 六十四元 尺四 五十二元 尺三 三十六元 尺二 二十八元

橫幅同上 每件畫馬二三匹過三四匹加半至八匹加倍再多另議 手卷每方尺十元 視尺數多寡酌畫冊

頁每開十二元 以一寸計過三寸扇面每件十四元 過尺扇面加倍每冊

點品他獸另議 劣絹限期均不應畫 潤資先惠 隨封加一

蔡寒瓊談月色伉儷書畫

篆刻潤例

照前例減價四折

寒瓊隸書屏聯二元 扇面一元

畫石每方尺一元 扇面一元 山水加倍

月色瘦金書屏聯三元 扇面二元 寫梅同

寫梅每方尺一元 篆刻石印每字一元

北京頭髮胡同藝林月刊社發行所

筆金先惠。南京鼓樓二條巷二十二號之一本宅

李智超山水潤格

堂幅 六尺伍拾元 五尺肆拾元

四尺廿捌元 三尺拾捌元

二尺拾貳元 五尺廿伍元

六尺肆拾元 三尺拾貳元

四尺貳拾元 橫幅同

二尺捌元 每方尺伍元 不足尺者以足尺計

每方尺伍元

每面伍元

點景另議

青綠加半倍

通訊處 府右街北頭六號